蜀山劍俠傳/1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七回　行地竅 仙府陷雙童　拜山環 幽宮投尺簡

下一回▶

話說若蘭、文琪合計之後，便由文琪運用靈符，施展仙法妙用，將繡雲澗往丹臺的埋伏發動，祇留下一條誘敵的門戶。若蘭自恃本領，卻在芝仙所指之處附近守候。不消片刻，文琪也施爲妥當，照舊飛行巡視，與若蘭立處相去僅三數十丈，有甚動作，一目瞭然。二人俱都聚精會神，準備迎敵。待了一會兒，文琪遙用手勢問若蘭有甚麼動靜。若蘭搖了搖頭，重又伏身地上一聽，彷彿有一種極微細的破土之音，心中又驚又喜。知道來人擅長專門穿山破石，行地無迹之能，一不留神，將他驚走，再要擒他，便非易事。非等他破土上昇，離了地面，用第二道靈符斷卻他的歸路，不能成功。一面和文琪打了個招呼，暗中沉氣凝神，靜靜注意。沒有半盞茶時，地底響聲雖不甚大，伏地聽去，已經比前入耳清晰，漸漸越來越近。若蘭倏地將身飛起。文琪知有警兆，連忙準備，也將身形隱去。沙沙幾聲過去，三道青黃光華一閃，從修篁叢裏飛起三個人來，爲首一人是個頭陀，後面是兩個道童打扮的矮子。這三人一出土，若蘭已看出那頭陀本領平常，後面的矮子卻非一般。忙將氣沉住，先不露面，趁來人離了原地有十丈以外，口誦真言，搶上前去，將第二道靈符取將出來，往空一展，立刻一道金光飛起，瞬息不見。知道埋伏俱已發動，敵人退路封鎖，萬難逃遁。這纔嬌叱一聲道：「大膽妖孽，已入樊籠，還不束手受縛！」

一言甫畢，那來的三人，正是南海雙童甄氏弟兄和神行頭陀法勝。他們先在史南溪面前

告了奮勇，以爲峨眉縱有靈符封鎖，也擋不了自己有穿山入地的無窮妙用。起初從峨眉側面，帶了法勝，施展法術，直鑽下去，穿石行土，彷彿破浪分波，並無阻擋，心中甚喜。及至下到千餘丈左右，循着山脈再往橫走，快達敵人地界，覺着到處石土都和別處不同，石沙異常堅硬，休想容易穿透。用盡法術心力，有好一會兒工夫，祇鑽進了二三十丈遠近，山脈又祇此一條通路。正在着急，忽見左側不遠，三人行過之處，有一團白影子一閃。法勝雖也會地下穿行，卻比甄艮弟兄差得太多，首先追將過去，並未查見甚麼。甄氏跟着近前，從劍光影裏仔細辨認，竟看出有一處土石松散，像一種伏生土內的東西出入之路，鼻端還微微聞見一絲香氣。知道峨眉仙府地質堅硬，難於穿透，若非天生靈物，離地面這般深的所在，雖是夏日，其熱如火，怎能支持？聞得肉芝通靈無比，差一些的法術封鎖，都阻它不住，適纔白影，便是肉芝也說不定。既在此地發現，生根之處想必不遠。這裏石土這樣堅硬，何不循它經行之路搜查，若能到手，豈不省事？想到這裏，剛拉了乃弟甄兌打算前進，那法勝也在無意中尋着一處地方比較鬆軟，看出便宜，首先循路往前鑽去。

甄氏弟兄對肉芝本有覬覦之念，因是爲友請來，還不好意思得了獨吞。先見史南溪派神行頭陀法勝跟了同來，便疑他有監視之心，已是不悅。及見法勝貪功直前，暗忖：「一路來時，都是我弟兄給你開路，這時發現肉芝，你卻搶在前頭。凝碧崖是峨眉根本重地，未必沒有準備。莫看這裏土鬆，便認作通行無阻，少時難保不叫你知道厲害。」弟兄二人彼此用手一拉，雖然都是一樣心思，畢竟大利當前，不由得不往前注意。誰知路一打通，竟比初下來時還要易走。法勝更是賣弄，穿行如飛。惟獨白影卻未再現，料知已驚逃上去。算計快達峨眉腹地，仍是法勝在前，三人便一同斜着往上穿行，湊巧經行之處的泥石也正合心意，彷彿天生的一條地下甬道。試試別處，依舊與先前一樣艱難。利令智昏，哪裏知道敵人早有了準備，特地給他們留的入口。等到快達地面，神行頭陀法勝首先飛出，甄氏弟兄也就隨在後面，飛身直上，深入敵人腹地。雖然藝高人膽大，也不免要加上幾分小心，一面放起劍光，準備遇敵交手。定睛一看，到處都是瑤草琪花、嘉木奇樹、巖靈石秀、仙景無邊，果然不愧是奧區仙府，洞天福地。祇是地方雖大，四外都是靜蕩蕩的，不見一個人影。

三人以爲敵人定是傾巢出戰，內部空虛，正好從容下手，那肉芝既在來時地底發現，生根之處必在左近，且尋着了再作計較。走沒多遠，一眼看到路側矗立一座洞府。正在搜尋觀察，猛覺身後似有一片金霞閃爍了一下，便知有警。接着又聽見一個女子的呵叱聲音。連忙回身一看，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，正從身後飛到，一照面便是一道青光飛來，別的卻無甚麼動靜。甄兌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也將一道青光飛起，纔得敵住。那女子

猛然又是一揚手，便是數十溜尺許長像梭一般的紅光飛將過來。甄艮一見，暗忖：「以前曾聽師長說過，各派飛劍中，像梭的祇有桂花山福仙潭紅花姥姥一人，乃是獨門傳授。這女子既在峨眉門下，怎會有異派的厲害法寶？」恐乃弟喫虧，一面將劍光飛出助陣，一面從法寶囊內取出師父所傳的鎮山之寶——用十餘對千年虎鯊雙目煉成的魚龍幻光球，一脫手便是二十四點銀色光華，宛似一羣碗大的流星在空中飛舞。及至與若蘭的丙靈梭一接觸，倏地變幻了顏色，星光大如笆斗，輝映中天，照得凝碧崖前一片仙景彩霞紛披，瞬息千變，浮光耀金，流芒四射。那丙靈梭是紅花姥姥親自煉成的鎮山異寶，雖能將敵人法寶阻住不得上前，但那光華過分強烈，一任若蘭煉就慧目，兀自被它照射得眼睛生疼，不可逼視。心神稍一疏懈，飛劍光芒便受了敵人壓迫。文琪又被那頭陀絆住，不能飛劍相助，纔知敵人果然厲害。想照先時打的主意，憑自己法寶道力將來人生擒，絕不能夠。祇得微咬銀牙，將手一招，身劍相合。因爲敵人法寶厲害，還不敢就將丙靈梭收回，仍用它抵擋敵人。一面往繡雲澗那邊退走，誘敵入陣。甄氏兄弟焉知厲害，見敵人敗走，不假思索，徑自追了下去。

這時法勝和文琪對敵，劍光已被文琪壓得光芒大減，正在危急。甄氏弟兄因他適纔情形可惡，又不知道前行不遠便進入了埋伏，反而存心讓法勝喫點苦頭，想先將這少女擒住，再行回身相救。飛行迅速，轉眼已入繡雲澗口。見前面峭壁拂雲，山容如繡，清溪在側，泉聲淙淙。心中正誇好景緻，忽然前面金霞一閃，那少女連她所用的丙靈梭和眼前景物，全都沒了蹤影。用目四顧，到處都是白茫茫的，甚麼東西也看不見，天低得快要壓到頂上。情知不妙，待要回身，哪裏都是一般。沒有多時，心裏一迷，忽一陣頭暈神昏，倒於就地。由此甄氏弟兄便陷身兩儀微塵陣內，直到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回山，纔將他們放出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那神行頭陀法勝，在華山派門下，除了早年得到一部道書，學成了穿山行地的異術，飛行迅速，來去無迹外，別的本領俱甚平常，班輩也是最卑。前奉史南溪之命出外約人時，因知自己地遁功夫尚有欠缺，聞得南海雙童是此中聖手，滿想便中求甄氏弟兄指教。誰知甄氏弟兄近年已深知烈火祖師、史南溪等爲人，方在後悔擇交不慎。爲了以往相助之德，不便推卻，此來本屬勉強。一見法勝滿臉兇光，言行卑鄙，心中已是厭惡。偏偏行近姑婆嶺時，路過一個大村鎮，法勝因爲連日忙着趕路約人，未動酒肉，要下去飽餐一頓。在酒肆中遇見一個駝子和一個俊美少年，法勝見那少年是峨眉門下，仗着甄氏弟兄在座，不問對方深淺，逞強叫陣。被駝子引到山中無人之處，空手接去三人的寶劍法寶，羞辱戲侮，無所不至。末了又將三人陷在爛泥潭裏，受了好幾天的活罪，纔還了飛劍法寶，放三人逃走。甄氏弟兄推原禍首，口裏不說，心裏卻恨法勝到了極點，哪裏還

肯教他法術。幸而那駝子行時，自己表白不是峨眉派中人。又經他再三苦求，總算向史南溪復了使命，省卻一場責罰。對於甄氏弟兄，未免由嫉生恨，一聽二人要偷入凝碧盜取肉芝，看出別有用意，偷偷向史南溪遞了個眼色。史南溪也恐甄氏弟兄見寶起意，臨時生了異心，明着派他前去相助，暗中實是監防。

法勝到了土裏一看，果然甄氏弟兄道術驚人，直穿地底千百丈，直似魚入江河，遊行無阻。自己平時鑽山入地，哪有這般神妙。甄氏弟兄又故意拿他取笑，足登處便是數十丈遠近。他雖是順着二人打通之路前進，到底山石沙土，不比天空水裏，哪裏追趕得上，累得力盡精疲，兀自落後。快達腹地，石土忽然堅硬起來。正在鑽尋無路，忽見白影一晃，無心中竟被他發現一處地方，泥沙異常鬆軟。連忙施展本領，往前一鑽。那經行之處，約有二尺方圓，恰可容人進入。雖一樣有泥沙填沒，一經使法穿行，竟是順溜已極，彷彿原有地底一條斜行往上的現成甬洞。離身二尺以外，又照樣堅硬。以致他在前面穿行，甄氏弟兄那般地行神速，都不能越過，反而循着他開的甬道前進。知是巧遇山脈中的氣孔，不由喜出望外。因適纔地下聞見異香，猜那肉芝生根之處必在附近地面之上。一出土便東張西望，用鼻連嗅，準備一見就下手。走出原地沒有多遠，忽聽身後一聲嬌叱，剛要回望，倏地側面崖壁上飛落一個紫衣少女，一照面，便是一道青光飛將過來。知道敵人有了準備，忙將劍光放出迎敵。起初還仗有甄氏兄弟相助，並未着忙。百忙中偷眼往側面一望，纔見另外還有一個少女，劍光法寶甚是厲害，正和甄氏兄弟殺得難解難分。甄氏兄弟兩個打一個，並不管自己的閒賬。對面紫衣女子的劍光又神化無窮，頃刻工夫，竟將自己那道黃光絞住，任憑運用全副精神，休說取勝，連收回逃遁都不能夠。漸漸勢弱光消，急得頭上青筋直暴，通體汁流。正在心慌着急之際，若蘭已經誘敵詐敗逃走。

起初文琪見那兩個矮子放出來的劍光厲害，自己站在遠處，尚覺光彩射目。時候一久，恐若蘭有了閃失，正怪她還不退走。相隔又遠，恐敵人警覺，不便高聲招呼。見來的頭陀劍術平常，暗忖：「這種蠢物，何須小題大做？」當下便運用玄功，朝着空中劍光一指，立時光華大盛。法勝見勢不佳，知道飛劍萬難保住，又因甄氏兄弟乘勝追敵，明明有心不來相助。自己被紫衣女子絆住，既不能脫身追上一路，又不便出聲求救，勢在緊急，當然保命要緊。暗中咬牙痛恨，把心一橫，唸咒施法，便想擇路遁走。氣剛一懈，那道黃光被紫衣女子的青光壓得光芒銳減，猛然鏘的一聲，斷爲兩截，恰似帶火殘枝，噹噹兩響，變爲頑鐵，墜落地上。法勝心裏一驚，慌不迭地剛要回身逃走，正趕上若蘭誘敵陷陣飛回，一見頭陀被文琪破了飛劍相逃，哪裏容得，法寶囊內取出一根絲絛，使用禁法，將手一揚，一道光華飛起，將法勝捆個結實。三個敵人，一個也不曾漏網。大

功告成，正遇朱文、寒萼到來，便一同到後洞見了靈雲等人，說了經過。

這時在敵人妖陣壓罩之下，烈火風雷越來越盛，護洞金霞消逝殆盡，祇剩飛雷洞前石奇、趙燕兒存身的上空，有畝許大一團光華，一任雷火攻打，依舊輝耀光明罷了。靈雲等人哪敢怠慢，一齊合力防守，靜等時機到來。遇到緊急之時，除靈雲運用九天元陽尺外，餘人各將飛劍放起，準備萬一。似這樣在危急震撼之中，又過了兩天，神鵰突然飛回。靈雲因李英瓊自救回余英男後，二次前往莽蒼山除妖盜玉，多日沒有音信，正愁她出了差錯，一見佛奴獨自飛回，大喫一驚。忙請紫玲持了九天元陽尺暫代防守，退入後洞，問神鵰：「英瓊是否在莽蒼有難，需人去救？」神鵰點頭示意，連聲哀鳴。靈雲見狀大驚，敵強我弱，正愁力量不支，怎能分人去救？稍一遲延，英瓊生命堪虞，還有溫玉和青索劍再落敵手，那還了得！神鵰雖是靈異，言語不通，又不知英瓊怎麼遇難，對方能力高下。算計無論莽蒼方面情勢如何，道行稍差一點的同門，縱然去了也是無用。細一尋思，自己主持全局，萬難分身。祇有紫玲精細穩練，劍術雖非正宗，卻有幾件得用法寶，道術更高出儕輩之上。此時雖然靠她之處正多，爲救英瓊，別人實未必能夠勝任。見神鵰不住哀鳴示意，料知事在緊急，遲則生變，不暇再多計利害，匆匆趕往後洞，同紫玲附耳說了機宜。命紫玲帶了兩粒靈丹，騎着神鵰，暗出前洞，飛往莽蒼山相機行事。如見事緩，可先將英瓊救回再說。又因紫玲一走，如同去了一條膀臂，歸來早晚，難以逆料。雖說洞中擒着了三個妖人，各處俱有埋伏佈置，不愁敵人偷入，畢竟還不甚放心。若蘭、文琪要代紫玲相助衆人禦敵，洞中無人。南姑雖無本領，自隨衆人練氣學道，也頗身輕足健。便命紫玲出洞時，放出南姑姊弟，去幫助芷仙照料英男。芷仙不時巡行各地，如有動靜，無須迎敵，可用飛劍傳警，以便分人救援。芷仙能力有限，兩口寶劍卻是仙人遺留神物，臨危用人之際，總比沒有強些。

紫玲領命去後不久，靈雲又接到妙一夫人飛劍傳書。大意說：教祖即行回山，聚會神仙，開闢五府。英瓊歸來傷癒後，可命輕雲隨了同去，先取青索劍，後斬妖屍。史、鄭諸孽，能力止此，伎倆已窮。除每日三次烈火風雷攻打最烈時，大家多留一點神外，有那九天元陽尺儘可應付，無須全體日夜防守，荒了日常功課。餘外還預示了一些機宜。靈雲拜觀已畢，傳與諸同門，俱都放心大悅，照書行事。祇輕雲曾前往黃山，聽得餐霞大師說起三英二雲之中，惟有自己一人塵緣未盡，將來婚姻應在姓嚴的身上。行時賜偈，並有英、雲遇合的暗示，心中時常想起難過。這次閱讀飛劍傳書，見有嚴人英的名字，又說自己前往取劍，全仗姓嚴的相助，纔能成功。想起餐霞大師的前言，不由又羞又急。無奈師命難違，心中又想得那一口青索劍。暗忖：「靈雲起初未始不是三世塵緣糾纏，全仗毅力解脫。自己祇拿定主意，怕他何來？且喜衆同門均注重應敵，沒能留神到這一節，

索性擱置一旁，到日再相機應付。」

第二日，紫玲將英瓊救回峨眉休養。身體復原之後，靈雲便命輕雲照飛劍傳書所言行事。英瓊便同了輕雲三上莽蒼，先會見了嚴人英、莊易、金蟬、笑和尚等人，尋着青索劍，劍斬了妖屍軀殼，倒翻靈玉崖，帶了溫玉回到峨眉，仍從前洞入內，見靈雲等人一個也未在太元洞內。問起芷仙，敵人那面又添了兩個萬妙仙姑許飛娘約來的妖黨，祇有早晚、子夜過去，風雷稍懈。靈雲因余英男日受靈泉浴體，自腰以下血脈漸漸融和，有了知覺，反倒痛苦起來，抽空同了紫玲回洞看望。

上面新來的兩個妖人看出下面輕敵，忽然又用烈火風雷攻打。朱文以爲敵人又施故伎，並沒放在心上，照舊使用九天元陽尺迎敵。猛一眼看到烈火風雷掩護之中，有一個紫面長鬚、相貌兇惡的道人，手裏持着一面小旗，所指之處，雷火也隨着攻打起落。朱文受了寒萼慫恿，一時貪功好勝，沒有防到敵人賣弄玄虛，誤認妖道手裏拿的是妖陣主旗。先還未敢擅離洞口，忽然看到一股猛烈雷火過處，煙光中的妖人飛臨切近，被朱文九天元陽尺連指幾指，九朵金花、一團紫氣飛將過去，雷火也立時消散。那妖道好似被金霞掃着一些，受了重傷，往下一落，重又勉強飛起，往左側面斜着上昇。送上門的一件大功，哪裏肯捨，忙與寒萼二人飛起追去，追沒多遠，妖道便被金花紫氣罩住。方在心喜，忽聽若蘭連聲嬌叱，回身一看，有兩三畝大的一團烈火，後面跟着四五個妖人，疾如雲飛，正往洞口捲到。纔知中了敵人誘敵之計，雖相隔不遠，已是不及救援。若蘭便用全神將飛劍法寶放出抵禦。那團烈火已然罩向頭上，眼看危機頃刻，若蘭性命難保。不顧再斬那墜落的妖道，慌不迭地忙使九天元陽尺飛回抵禦時，倏地眼前一黑，一片烏雲中隱現出兩條形如蛟龍的黑影，比電閃還快，同時也在洞口前面落下。以爲妖人雙管齊下，若蘭定難免難。就在朱文、寒萼飛回應援，金花、紫氣正往烈火團中飛落之際，那片烏雲竟趕在妖人烈火之前，當着若蘭前面降落。等到朱文、寒萼飛回，烏雲已將妖人烈火托住。接着又是一片紫陰陰的光華從空飛下，現出一個英俊少年。

寒萼首先看出來人是苦孩兒司徒平，不由又驚又喜。知道那片烏雲是司徒平用的法寶，恐爲九天元陽尺所損，忙喊「師姊留神」時，朱文也認清了敵友，早默誦真言，用手將尺一指，玄天至寶，果然靈異非常，那九朵金花帶着一團紫氣，竟捨了那片烏雲，往那團烈火飛去。敵人來得太猛，先被那片烏雲出其不意地一擋，略一停頓間，正值金花、紫氣飛星墜流一般趕到，一個收法不及，兩下一經接觸，恰似火山爆發，散了一天的紅雨，轉瞬煙消火滅。那隱在烏雲中像兩條蛟龍一般的東西，在司徒平的指揮下，更不怠慢，也跟着交頭接尾，飛空直上，朝着烈火後面諸妖人捲去，祇聽「哎呀」一聲慘叫過

去，憑空掉下兩個半截屍身。寒萼、若蘭等人方要乘勝追趕，朱文因爲剛纔稍一離洞，差點閃失，連忙止住。同時敵人方面已將妖陣發動，烈火風雷如疾雨狂濤一般打到。

靈雲、紫玲也從洞中回來，見了司徒平，也是心喜驚奇。一面運用仙尺抵擋雷火，一面問起前情。纔知那日在玄冰谷崖上雪凹之中將司徒平帶走的人，便是巫山靈羊峰九仙洞的大方真人神駝乙休。他是多年不曾出世，正邪各派之外惟一的高人。因爲路過青螺，行至雪山頂上，見下面妖霧魔火瀰漫，無心中看出司徒平資稟過人，又算出與他有緣，一時心喜，將司徒平帶回山去，傳了些道法。祇有十多天，便留下司徒平，命在洞中煉他傳授的法術，然後獨自出遊。日前回去，又傳授了一柄烏龍剪和兩道靈符、一封柬帖。說道：「峨眉仙府現爲妖人所困，解圍後不久，便是天狐脫劫之期，你須在期前回去。見了天狐二女，照柬行事。那裏上有妖陣籠罩，非我靈符不能下去。下時如見金花紫氣，那便是峨眉門下所持的玄天至寶九天元陽尺，祇一現身便可相見。事前還須代我辦一點事：岷山白犀潭底，住着我一個多年未見的朋友，你可拿那另一道靈符和一根竹簡，繞道前往潭邊，口中呼三聲『韓仙子，有人給你帶書來了』。說完不可稍停，即將竹簡投往潭內，無論有何動靜，不許回望。祇將我傳的真言急速行使，便借靈符妙用回往峨眉。不過去時甚難。你駕劍到了岷山，便須下落。那潭在山背後，四圍峭壁低處又陰森，又幽靜，路極險峻難走。你須在山腳一步一拜，拜到潭邊。路上必遇見許多艱難困苦，稍一心志不堅，便誤我事，你也有性命之憂，不可大意。如將此事辦成，我日後必助你如願成道，以酬此勞。」司徒平前在萬妙仙姑門下，見聞本不甚廣，惟獨這位神駝乙休的大名卻聽說過。明知他有大本領，卻命自己替他辦事，必非容易。不過這人性情古怪，絲毫違拗他不得。況又得了他許多好處，更是義不容辭，祇得恭恭敬敬地跪謝領命。神駝乙休帶笑將司徒平喚起，另給一粒丹藥服下，吩咐即時起身。說他自己還與人訂了約會，要出山一行。路過峨眉時，也許伸手管一回閒事。說罷自去。

司徒平送走神駝乙休後，便獨自往岷山進發。到了山腳，落下劍光，照神駝乙休所指途徑，誠心誠意，一步一拜地拜了上去。初起倒還容易。後來山道越走越崎嶇，從那時起，直拜了一天一夜，一步也未停歇，還未走出一半的路。若換常人，縱不累死，就是一路飢渴，也受不了。總算司徒平修煉功深，又有靈丹增補體力，雖覺力睏神乏，尚能支持。他爲人素來忠厚，受人重託，知道前路艱難，並不止此，除虔心跪拜外，尚須留神觀察沿路動靜。先一二日並無甚麼異兆。拜到第三天早上，拜進一個山峽之中，兩崖壁立，高有千丈，時有云霧繞崖出沒，崖壁上滿生碧苔，綠油油莫可攀附。前路祇有一條不到尺寬的天然石埂，斜附在離地數百丈的崖腰上。下面是一條無底深澗，洪波浩浩，飛泉擊石，激起一片浪花水氣，籠罩澗面，變成一片白茫茫的煙霧。耳旁祇聽濤聲震耳，卻

看不見真正的水流。真個是上薄青旻，下臨無地，極險窮幽，猿猱難渡。司徒平拜進那條窄石埂上，情知已達重要關頭，前路更不知有無危險，一不小心，功虧一簣。略緩了緩，斂息凝神，將真氣全提到上半身，兩膝併攏，行道家的最敬禮，五體投地，往前跪拜行走。

那石埂原是斜溜向外，窄的地方祇容一膝，力量不能平均，稍一不慎，便要滑墜澗底。

一任司徒平有練氣功夫，在連日跪拜、毫不停歇、心神交憊之下，提着氣拜走這艱難絕險、蛇都難走的危壁，真比初學御氣飛行，還要費勁十倍。幸而那條石埂圍附崖腰，雖然高高下下，寬寬窄窄，一些也不平順，尚無中斷之處，否則更是無計可施。走了半日，行進越深，形勢越險，直累得司徒平足軟筋麻，神庸骸散，心卻絲毫也不懈怠，反倒越發虔敬起來。行至一處，崖回石轉，默憶路程，轉過崖角，徑由一個石洞穿出，便是潭邊。功成在即，心中大喜，不由精神一振，拜到崖邊，剛立起來，待要折過崖角，重拜下去，還未及注視前面路徑，忽然一片輕雲劈面飛起。等到拜罷起身，已是一片溟濛，周身裹在雲中，伸手不辨五指。危崖掩覆之下，本就昏黑，不比平日，哪有月光照路。又當神疲力盡之際，兩眼直冒金星，哪裏看得清眼前景物。遵守着神駝乙休之命，既不能放出劍光照路，更不能用遁法飛行，祇得提神運氣，格外謹慎留神，摸一步拜一步地往前行進。拜走還沒有兩三步，猛然聞見奇腥刺鼻。定睛往前面一看，雲氣溷翳中，一對海碗大的金光，中間各含着一粒酒杯大小、比火還亮的紅心，赤芒耀目，像一對極大的怪眼，一閃一閃地，正緩緩往前移來，已離自己不遠。

司徒平猜那金紅光華，必是甚麼兇狠怪物的雙目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忙着便要將飛劍放出，防身抵禦。猛一動念：「來時神駝乙休曾說，此去山途中，必然遇見許多艱難怪異之事，除了山路難走，餘外皆是幻象，祇須按定心神，以虔誠毅力應付，絕無兇險。何況前面不遠便是仙靈窟宅，豈容妖物猖獗？反正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事已至此，索性最後一拼，闖將過去，看看到底是否幻景。自己也是劫後餘生，天狐深明前因後果，她既說全仗自己脫劫，豈能在此命喪妖物之口？即使遭受兇險，神駝乙休縱未前知，也必不能坐視不管。譬如當初不遇秦氏姊妹，也許早就慘死在許飛娘手下，又當如何？」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兩眼一閉，重又恭恭敬敬，虔誠拜將下去。身纔拜倒，妖物雖還沒有就撲到身上，那股子奇腥已經越來越近，刺鼻暈腦。雖說信心堅定，毅力沉潛，當這密邇妖邪，轉眼便要接觸，又在這幽暗奇險的環境中，畢竟還是有些心驚膽怯。料知不消片刻便可過去，適纔主意一個打錯，被妖物撲上身來，那時想逃已不可能，不死也必帶重傷。又想到此時一個把握不住，萬一怪物是假，豈不將連日所受艱難辛苦，都付

流水？寧可葬身妖物口內，也不可失言背信，使垂成之功，敗於俄頃。索性兩眼睜開，看看妖物到底是何形狀，死也要死個明白，成敗付之命數。

剛把膽子一壯，便聽一種類似鸞鳳和鳴的異聲，由前面遠處傳來。睜眼一看，前面光華已經緩緩倒退下去，金光強烈，耀眼生花，用盡目力也未看出那東西形狀。祇依稀辨出一些鱗角，彷彿甚是高大猙獰。金紅光華在密雲層中射透出來，反映出一層層五光十色的彩暈，隨着雲兒轉動，捲起無量數的大小金紅旋圈，漸漸由明而晦，朝前面低處降了下去，半晌纔沒有蹤跡。那雲也由密而稀，逐漸可以分辨眼前景物。纔看出經行之處，是一個寬有丈許的一條平滑崗脊。兩邊都有深壑，高崖低覆，密陰交匝，不露一線天光，陰沉沉像一個天剛見曙的神氣。往前又拜不了兩步，伏地時節，摸着一手溼陰陰的腥涎。細一辨認，崗脊中間，有一條四五尺寬的婉蜒溼痕，那妖物分明是龍蛇一類。計算距離最近時，相隔至多不過丈許，暗中好不慶幸。妖物既退，雲霧又開，驚魂一定，越發氣穩神安，把一路上勞乏全都忘卻，漸行漸覺崗脊漸漸低了下去。

拜走約有兩三里之遙，兩面危崖的頂，忽然越過兩旁溪澗，往中央湊合攏來。景物也由明而暗，依稀辨出一些大概，彷彿進入了一個幽奇的古洞。前行約有里許，崗脊已盡，迎面危壁擋路，祇壁根危石交錯處，有一個孔竅，高可容人。知從孔中拜出，下面便是深潭，不由又驚又喜。略一定神，循孔拜入，從石竅拜到潭邊，約有一箭之地。雖然不遠，上面盡是一根根的石鐘乳，下面又是石筍森立，砂石交錯，鋒利如刃，阻頭礙足。常人到此，怕沒有穿肉碎骨之險。還算司徒平練就玄功，雖未受傷，也受了許多小痛苦，纔行通過。到了竅口，將身拜倒，探身出去，偷眼往上下一望，那潭大抵十畝，四面俱是危崖，團團圍裹，逐漸由寬到窄往上收攏，到極頂中間，形成一個四五尺的圓孔。日光從孔中直射潭心，照在其平如鏡的潭水上面，被四圍暗色一襯，絕似一片暗碧琉璃當中，鑲着一塊璧玉。四壁奇石挺生，千狀百態，就着這潭心一點點天光，那些危壁怪石，黑影裏看去，彷彿到了龍宮鬼國，到處都是魚龍曼衍，魔鬼猙獰，飛舞跳躍，兇厲非凡。初看疑是眼花，略一細看，更覺個個形態生動，磨牙吮血，似待攫人而噬。那孔竅突出壁腰，距離下面已有千百餘丈，從頂到底，其高更不必說。滿眼都是雄隱幽奇，陰森可怖的景象。知道不是善地，不敢多作留連，忙從身畔法寶囊中取出竹簡，捧在頭上，默誦傳的咒語。剛剛唸畢，猛見潭心起了一陣怪風，登時耳旁異聲四起，四壁鬼物妖魔、龍蛇異獸之類，一齊活動，似要脫石飛來，聲勢好不駭人。

司徒平哪裏還敢有絲毫怠慢，戰兢兢拜罷起身，雙手持簡，照乙休囑咐，喊了三聲，往潭心中擲了下去。簡纔脫手，猛覺腰上被一個極堅硬的東西觸了一下，奇痛無比。不敢

回看，就勢默運玄功，駕起遁光，徑朝潭心上面的圓孔天窗中穿了上去。纔一飛起，便聽異聲大作，越來越盛，怪風狂濤，澎湃呼號，山鳴谷應，石破天驚。及至飛出穴口，上面竟是岷山頂上一個亙古人迹不到的所在。雖是夏日，積雪猶未消融，皚皚一片，白日無光。耳聽後面一片風沙如疾雷暴雨一般打到，慌不迭地直飛，逃出岷山地界。後面沒了聲響，心纔稍定，精力已盡，身又受傷，再被空中罡風一吹，覺着背上傷處奇痛入骨。